

《别名格蕾丝》中女性成长中的身份缺失与建构

郭莹莹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20世纪90年代,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第九部长篇小说《别名格蕾丝》问世。由于其独特的叙述方式以及永恒的女性生存主题, 刚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吉勒奖。该小说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加拿大一起臭名昭著的谋杀案。玛格丽特试图向读者展示这场谋杀案的历史真实性, 同时也通过描写主人公格蕾丝, 她的朋友玛丽·惠特尼以及管家南希这三位女性的悲惨遭遇, 凸显出当时社会的等级之分, 对女性的不公正的待遇。而格蕾丝在玛丽的影响下, 女性意识逐渐觉醒, 认识了社会的虚伪的本质, 以自己的行动对社会的不公进行猛烈的抨击, 最终获得了新生, 重构了自己的身份。

【关键词】《别名格蕾丝》; 身份缺失

从国家层面来讲, 《别名格蕾丝》虽然是对女性的觉醒的呼唤, 其实也是对加拿大民族意识的呼唤。长期以来, 加拿大面临着身份的危机, 一直受到英国殖民主义的压迫以及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 致使加拿大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和格蕾丝一样, 在社会的大环境中, 找不到归属感, 找不到民族之根。因此,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借助本部小说, 展现女性身份建构的过程, 同时也反映了加拿大在英美文化的重重重压下, 经过一系列努力, 找到了国家的认同感。

1 身份的缺失

格蕾丝身份的缺失主要是受到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在家庭层面, 格蕾丝自出生以来, 命途多舛, 家境不好, 她的父亲嗜酒, 蛮横不讲理, 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上都对母亲进行压迫和控制, 把她当作一个生育的机器, 而母亲生性软弱, 长期受到父权制度的压迫, 无从反抗, 只能顺从。全家依赖家境还不错的姨妈, 然而, 姨妈也渐渐地不堪重负, 心有余而力不足, 便给了他们一笔钱, 一些干粮, 劝他们前往加拿大, 去寻找新的生活希望。在渡海的路程中, 由于恶劣的海上环境, 母亲不堪重负, 母亲的去世, 给她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加之父亲的压迫, 格蕾丝无所适从, 对传统的婚姻充满了面临着身份的困惑, 不知道自己是谁, 更不知道自己将要如何走下去。踏上加拿大这片希望的土地, 她决定自食其力, 摆脱父亲的控制, 摆脱家庭的重担, 在诸大的加拿大找到女仆的生计。她来到帕金森夫人家, 遇到了人生第一个好朋友——玛丽, 和她在一起, 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她的记忆中, 玛丽一直“漂亮, 快活”, “爱笑爱玩”, “说话调皮, 很大胆”。在她的身上, 有着民主的思想, 对阶级差异表示不满, 有着不同寻常的新的思想, 带领格蕾丝发现新的天地。然而, 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生命, 也抵不过命运的不公, 她爱上了帕金森夫人的公子, 自以为获得了爱情, 没想到还是被无情地抛弃, 这使她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最终流产身亡。同样的境遇也发生在南希的身上,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更加幸运, 因为她是女管家, 有着一定的权利, 起码在衣食起居方面并没有受到很多的亏待, 却还是逃不掉身份等级的压迫, 仆人就仆人, 没有女主人的身份, 就不可以僭越, 可能也正是这种僭越, 造成了她的人生悲剧。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中, 女性的最终归宿终究是逃不过男性的压迫。

在谋杀案发生之后, 社会的舆论呈现出了两个极端, 她既被描述为无辜的受害者, 又被定义为阴谋狡诈之人。她没有自己的声音, 也没有自己的身份, 她只能听从别人, 听从麦肯齐律师的意见, 让她说什么她就说什么, 让她怎么说她就怎么说,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独白, 她说, “我能记得逮捕时我说的话, 麦肯齐律师教我说的话, 以及我连他都没告诉的话, 我还记得审判时我说的话以及以后我说的话, 那也是不一样的……”

我被关在那个框子里, 自己的真实声音发不出来”。格蕾丝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境地, 她失去了发声的权力, 她也没有这个权力, 丝毫找不到归属感。

2 身份的建构

在金斯顿监狱, 西蒙·乔丹受维林格牧师之托, 屡次探视, 询问一些关于谋杀案的细节问题, 了解格蕾丝的精神状况。每次他都会带一个东西, 比如: 苹果, 土豆, 萝卜等, 试图让格蕾丝想起一些什么。然而, 格蕾丝会努力抑制自己的想法, 并不会向乔丹医生透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她从一个“被凝视”的角色, 转变为“凝视者”, 她开始注意观察乔丹医生, 不再受控于他的威胁。当她看到一些关于她的报道的时候, 怒斥所言不实, 都是谎话。随着时间的推移, 格蕾丝也变得更加成熟, 她的女性意识也逐渐觉醒, 渐渐地, 她掌握了主动权, 不再跟随着乔丹医生的话题, 而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让乔丹医生跟着她的思路走, 她追忆自己年幼的经历, 和玛丽·惠特尼的友情, 金尼尔和南希的紧张关系, 以及麦克德莫特的一系列古怪行为, 以此来避免自己沦为男性话语的工具, 并成功的左右着乔丹医生。直到杜邦医生的出现, 对格蕾丝进行催眠治疗, 彻底打破了乔丹医生对格蕾丝的认知, 颠覆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想。三十年之后, 格蕾丝获得了自由, 在路上, 没有人对她指指点点, 没有报刊报道她的谋杀案件, 她只是一个普通人, 嫁给了年少的朋友吉米, 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妻子”新身份, 通过自己的劳作, 为自己装饰了一个舒适的住所, 成为了独立自由的女性。对格蕾丝来说, 缝制百纳被是一个安慰, 是以另一种方式书写自己的历史, 她把自己觉醒的女性思想寄托在缝制百纳被上, 在缝制的过程中通过对碎片布的挑选, 安排布局, 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对自己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她将自己、玛丽和南希裙子上的碎片剪下来拼接百纳被, 象征着女性团结的力量是强大的。

3 结论

《别名格蕾丝》体现了在父权制盛行的社会背景下, 广大女性在压迫中向往自由平等的两性关系, 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女性艰难的生存状态, 小说给人一种对生命的反思, 以及对于荒谬的人类生存状态的讽刺。时至今日, 男女平权问题也一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热点话题, 我们应该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关照历史, 以新的方式表达新的意味。

参考文献:

- [1] 王永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之生态女性主义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1).
- [2] 罗莉. 格蕾丝的双重身份解读[J]. 大众文艺, 2017(07).

作者简介: 郭莹莹(1997-), 汉族, 山西省临汾市, 硕士研究生二年级,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